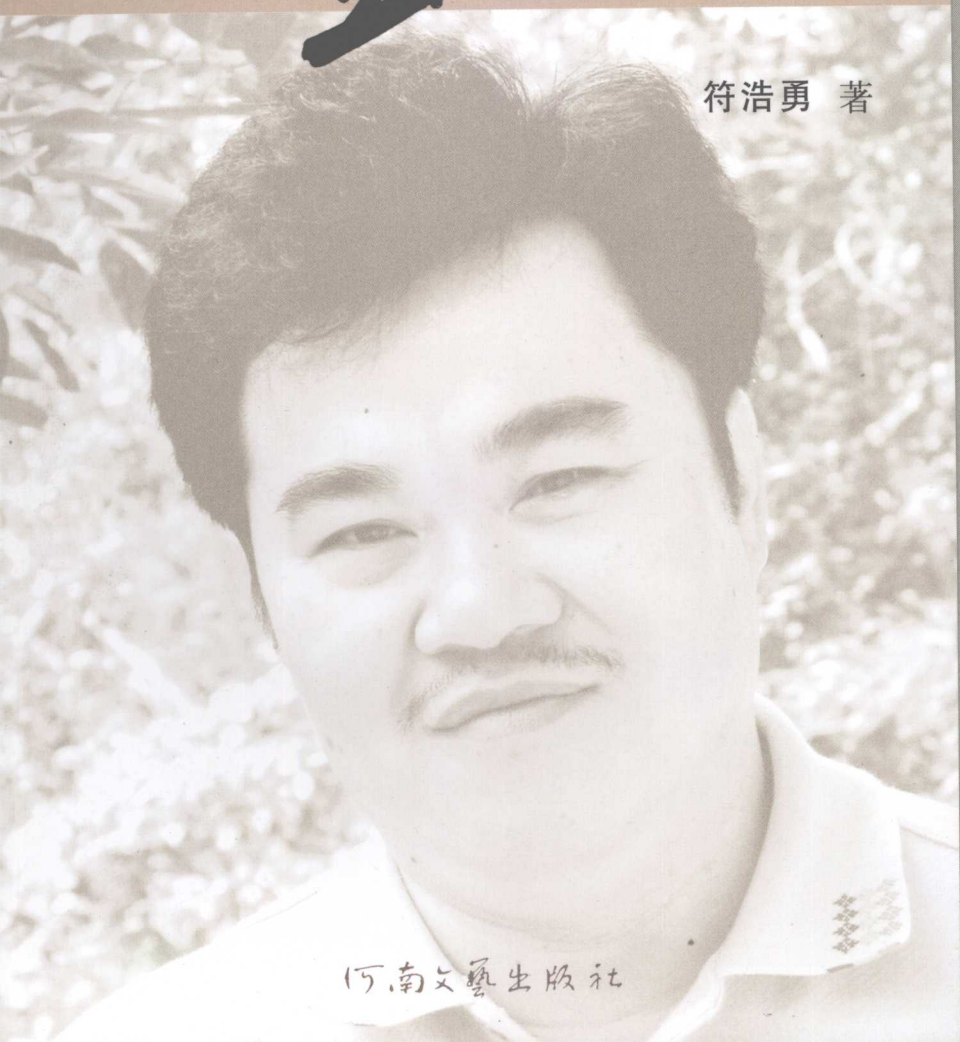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小小说典藏 (第四辑) 主编: 杨晓敏

# 哑山

符浩勇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中国  
小小  
说典  
藏品  
(第四  
辑)

主编 杨晓敏

# 哑山

符浩勇  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哑山/符浩勇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12  
(中国小小说典藏品.第4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904-9

I. 哑… II. 符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8643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37.5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	71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12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	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904-9	定价	144.00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## 小小说谈片（代序）

汪曾祺

希腊人对于“诗铭”的要求是：诗铭像蜜蜂。一要蜜，二要刺，三要小身体。这要求也可以移之于小小说。一篇好的小小说应该同时具备：有蜜，即有诗意；有刺，即有所讽喻；当然，还要短小精致。

小小说是小的。小的就是小的，从里到外都是小的。“小中见大”，是评论家随便说说的。有一点小小说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，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。谁也没有真的从一滴水里看见过大海。大形势、大问题、大题材，都是小小说所不能容纳的。要求小小说有广阔厚重的历史感，概括一个时代，这等于强迫一头毛驴去拉一列火车。

小小说是一串鲜樱桃，一枝带露的白兰花，本色天然，充盈完美。小小说不是压缩饼干、脱水蔬菜。不能把一个短篇小说拧

小小说精品

干了水分，紧压在一个小小的篇幅里，变成一篇小小说。小小说是斗方、册页、扇面。斗方、册页、扇面的画法和中堂、长卷的画法是不一样的。布局、用笔、用墨、设色，都不大一样。《长江万里图》很难缩绘在一个小横披里。宋人有在纨扇上画《龙舟竞渡图》、《仙山楼阁图》的。用笔虽极工细，但是一定留出很大的空白，不能挤得满满的。空白，是小小说的特点。可以说，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。

小幅画尤其要讲究“笔墨情趣”。小小说需要精粹的语言。古人论诗云，七言绝句如二十八个贤人，著一个屠沽不得。写小小说也应如此。小小说最好不要有评书气、相声气，不要用一种半文半白的轻佻的文体。小小说当有幽默感，但不是游戏文章。小小说不宜用奇僻险怪的句子，如宋人所说的“恶硬语”。小小说的语言要朴素、平易，但有韵致。

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

## 目 录

- 1 小小说谈片(代序) 汪曾祺
- 1 暖冬
- 5 霜降
- 8 踏秋
- 11 猎殇
- 14 还债
- 17 婆媳
- 20 苔杀
- 24 酒幌
- 27 哑山
- 30 绝唱
- 33 好事
- 36 晚晴

小说  
童话  
精品

39 过客

46 梅雨

50 收获

53 苦猎

56 醉酒

59 酸豆

62 父亲

66 变脸

69 驿站

72 天职

75 雨季

78 暗锁

80 深处

84 过淖

87 抉择

90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## 暖冬

祥发爹再次见到眼前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和脸色蜡黄的小女孩，已是三天以后的下晌时分。

其时，他在村后的山峦上自家长势不怎么齐整的蔗地里巡查，心里估摸着年前节后砍切甘蔗的收成。时值腊月，天气死冷，他抽着烟叶御寒。

母女俩是被小舅子推扯吵嚷着上来的；小舅子的身上穿着他这辈子再熟悉不过的棉军大衣。

祥发爹头一次见到这母女俩时，是三天前的一个午后，在自家庭院里的瓜棚架下。那会儿，老伴菊英把他母女俩当远门亲戚待着，嘘寒问暖，端水递茶。

菊英对他说，母女俩是从她娘家四英岭对面来的。走亲戚迷了路，人生地不熟，



她是凭着她们打听人家的乡音辨出来的；还说，出门在外，客从乡来，饭桌上，不过是多两双碗筷而已，菜肴丰盛倒在其次。

当夜，母女俩就在庭院里东屋住下。东屋是儿子当兵前睡的地方，除了儿子读中学时的书籍，还有一件儿子前年探亲捎回来的军用棉大衣，好厚的棉绒，热身暖心。棉大衣平时也很少用，只有每年砍伐了甘蔗，跟车赴县城守夜过磅，才穿上去挡挡风寒。如今，多了一对母女，家里又没有备用棉被，只好取出当铺盖。

次日，祥发爹起身时，日头已一树高了。菊英早做好了早饭，却不去喊醒那母女俩，说人家一路投亲，太疲倦就多睡一会。等到祥发爹洗漱妥当，又抽了一锅烟叶，终于憋不住去敲东房，屋里却不见动静，推开虚掩的门，哪里还有人影？那件棉军大衣也不见了踪影。

祥发爹闪身回到伙房，闷头无语，半晌才说：“吃饭吧，人家早走人了！”

菊英不信，奔向东屋去，出来后只叹了一口气：“咳，算了……就当是儿子带走了……”

祥发爹“扑哧”一笑：“你当是我心疼那棉大衣吗？眼下，甘蔗要砍了，我是想，到县城去守夜过磅，穿什么来熬冬。”

晌午时分，小舅子来了，说是家里砍了甘蔗，就缠着祥发爹拿那件棉军大衣。菊英不好明说，就借口搪塞：“你姐夫……也要砍蔗守夜过磅用。”不想小舅子倔劲来了，说：“我只用一夜就送回。”祥发爹一时气不过，说：“是你姐留了外乡母女贼，铺盖了一宿又偷偷卷走了。”

小舅子是个难缠的角色，硬是冲到东屋去，直到一无所获，才骂咧咧走了。

一连两天，祥发爹心里空落落的。

夜里，他总是很晚才躺下，半夜又总是憋尿醒过来，方便后回到床边，却又睡意全无，摸出烟叶，烟火在夜里明灭着，像暗夜的星星。

白天，他就跑到山峦上这片甘蔗地，估摸着年前节后砍了甘蔗跑县城守夜等着过秤的事儿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小舅子却将中年妇女和小女孩推扯着到他的面前。

中年妇女满脸窘迫，压低着头，前额的刘海乱了，也顾不得收拢一下，小女孩紧贴在她身后，大睁着惊恐的眼睛。

小舅子嚷道：“姐夫，盗贼我给你逮着了。我赶去墟场上游逛，就在菜市口，一眼就看到醒目的棉军大衣，哪个不知道，方圆几十里人家，就姐夫你……我侄儿在部队当兵，这大衣怎能躲过我的眼！”

中年妇女低声哀道：“大哥，怪我鬼迷心窍，心贪，我母女投亲迷路，多亏大嫂收留照应……我千不该，万不该……大哥，你如何惩罚，我都认了，只是……只是不要为难我女儿……”她几乎跪下去了，小女孩哭出声来。

小舅子叉着腰跺着脚，嗤笑道：“捉偷捉脏，按乡规，可不那么便宜，什么都可以让，就是就是……干脆，你留下闺女给我当媳妇，你走吧！”

祥发爹狠狠地盯了小舅子一眼，却挤不出一句话来。这时，他看见老伴菊英风风火火地奔上山来了。

菊英小跑过来，搀扶着中年妇女：“妹子，妹子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中年妇女一脸的茫然与无措，小女孩抱紧母亲的裤腿。

小舅子仍凶巴巴的，指着穿在身上的棉军大衣，嚷：“姐，这是她们母女俩偷盗的罪证，你说该如何发落？”

菊英陡地站直身子，冲着弟弟骂道：“你胡说什么？这棉军大衣，是我送给她们的，大冷天的，我来不及跟你姐夫说……谁让你去截着追回来的，为难人家了……”说时示意弟弟脱下棉大衣。

小舅子一时愣怔了，脱下棉大衣递给姐，目光投向姐夫。祥发爹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呼出浓浓的烟雾。

菊英接过棉军大衣复又披在中年妇女的身上：“妹子，是我当姐的不好，让你受屈了……”

中年妇女倏地拉过小女孩，双双跪下，已是泣不成声……

小舅子自知没趣，用目光向姐夫求援，祥发爹却将目光投向山下。山下，村里人家已开始烧火做晚饭，屋顶上升起了袅袅的炊烟。

远山的落日，给小村披上了一层玫红色的晚霞。

## 霜 降

霜降还未过完，寒风就早早地来了，吹在四英岭下人家的心上。

事出有因：一年前当兵去的亚荣在一次拉练中不幸殉身，才过去一月，而他生前与他订婚的秋妹却有孕三个月了。

四英岭下人家在久远的岁月里，历来以拥军优属著称。沿袭下来的一条古老而固执的规矩，在方圆千百户人家中很有口碑：当兵人家受到想当然的礼待，可在岭下人家中挑一名称心的女子订婚，这位订婚的女子贞心相守，等待当兵的退伍完婚。

秋妹的小腹日甚一日圆鼓起来，是哪个壮了豹子胆，偷吃禁果？

每天，太阳总是缓缓地起，又迟迟地落，夜好长好黑，恹恹的日子里仿佛有什么灾祸来临……

前日，部队来人了，每家都抽人去问话。问话的内容是：亚荣是否回过村？亚荣当兵未曾探过家，可在清理他的遗物时，发现了疑点。有人还说，部队在镇上拉练时，他一夜未归，村人都矢口否认亚荣回过村。但秋妹隆起的小腹，却成了他私溜回村的最大嫌疑，这关系到亚荣能否被追认为烈士的事，秋妹也没说，被问得急了就凄然地哭……

其实，只有亚川知道她腹中的孩子是亚荣的。

那是三个月前的一个镇圩日，他碰上拉练路过的亚荣，亚荣没有回村，却嘱亚川让秋妹到镇上见面。亚川也一直爱着秋妹，打懂事起就倾心于她，怎奈她已与亚荣订婚。他就把她当妹子待，可又不能欺骗自己。秋妹在镇上会亚荣的那晚，他站在一个角落里，盯着他们相会的客栈窗户的灯光一灭，泪水就涌出了他的眼眶。

亚荣的死讯传来，秋妹整天精神萎靡的，脸孔瘦削，眼四周黑了一圈。他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部队来人的问话，他想得更多更远，他决计了，他要帮她。他径直找秋妹去：

“秋妹，你要有勇气……你不嫌弃，我们就苟合过。”

“可我不是从前的我……”秋妹脸上苦苦。

“我知道，什么都知道，我们都要对得住亚荣，我要证明亚荣是清白的。”

“怎么说呀，你千万不要说亚荣让你找我，就好。”

“不，我要说，你的身子我有责任。”

“那会连累你的。你不要说，什么也不要说。”

“不，我要说，我要说……”他甩开她，就找部队来

人去。

部队来人一走，村长就勃然大怒，亚荣家人到县上告亚川破坏军婚。

县上很快就有了回音，说订婚不受法律保护。于是，亚川就明媒正娶了秋妹。成亲那天，上门拜贺的人寥落，全没往日四英岭下人家婚娶的风光。

一时间，亚川成了四英岭下人家的大逆不道，于是，骂声四起：好端端沿袭下来的一条老规矩硬是给他败坏了……

这事让四英岭下人家心寒了好些日子，唯一让人宽慰的是，能保全亚荣的名节。

霜降过后，部队就差人给亚荣家送来了金灿灿的烈士证书……

## 踏 秋

上弦月很瘦，像稻镰，田冲里，荡着发情的蛙声。他俩女前男后，依稀辨着路面，走出村边的林子。

“现在几点了？”她转身，一甩修长的辫子。

“还早，才九点多。”他抬手看了看表。

“呀，我该回去了。”她仿佛一惊，“晚了，我娘会出来喊我的。”

“你娘还尽把你当闺女。”他上前抓住她的手，“还早哩，反正回去也睡不着。”

“我娘出来喊了，不好。”

“你心里就有你娘！”

“不是的，她是害怕别人说我没过门就……就跟人窜野踏秋。”她声音柔柔的。

“你娘真封建！”他气哼哼说。

“这不怪她，她都守了十多年的节。”

她辩道，又说：“割了稻，我约你进城去。”

“哦，你家割稻，需要帮手吧，我去……”他仿佛记起了什么，说。

“不，千万别来，村上大林叔会帮的，每年他都来。”她停了停，又说：“我回去。”

她刚挪开步，忽地，他从背后拉住她：“不忙哩，我送你一程。”

她停住，又转过身，嗔怪：“怎啦？怕狼把我啃了？”

“唔。”他顺势抱着她，“你不怕？”

“我还未见过狼呢！”她佯骂道，“狼也不比你馋。”

“下回，我去约你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摇着她的身子。“不要……还是我约你。”他俩又缠绵了好一阵子，才罢手。

她离开他刚走了一小段路，忽然听到草莽中传出一声猫头鹰的惊叫，还有一阵沙沙响声，顿时，她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她忙蹲下捡起一块小石头，挪到一棵大树下，少顷，却从草莽刺丛中传出两个声音：

“死鬼，现在你该走了，别缠我……”女的声音好耳熟。

“月光还没下，再坐会儿，就坐……”男的声音不知在哪里听过呢。

“让人看到，我脸往哪儿搁？”

“怎啦？看到就怎啦？”

“那不枉我守了十多年的节？”

“唉，守什么节，早晚我俩要结婚呗。”隐约还伴着



一阵打闹声音。

“别缠了，明早，你还得过来割稻，趁早回……我得赶回去，女儿出去了，我才来的，回去晚了，女儿会起疑心的。”

男的不再说话。

女的忽而又说：“等收了稻，再来此，由你……”随即又是一阵挣扎嬉笑声。

好一阵，女的说：“我回了。”

男的说：“回吧。”

“走了！”

“走好。”

……

大树下的她手里的石头滑落了。那草莽刺丛中踏秋的是大林叔和她娘呢。

她又上路了，她要赶在娘进门前回家去。

瘦瘦的上弦月，静静地洒下灰白的光，田冲里，蛙声响得更闹了。